

大餐廳

俗話說：「世上三般苦：撐船、打鐵、磨豆腐。」還可以添上一苦——窮人吃大餐。

窮人平素是不會到大餐廳的，要麼是偶然交好運遇到富人請客，要麼是要請託貴人幫忙辦事，也有的是向心儀的女神獻殷勤，不得不狠心投入一筆。想知道一個人是窮是富，只要請進一間大餐廳，不出十分鐘，便原形畢露。富人神閒氣定，彷彿回到自家客廳。窮人則如闖閭金鑾殿，眼睛不知往哪裏放，手腳也忽然多餘起來。又好比差生赴考，一道題都不會，呆在那裏如坐針氈。

而今的大餐廳未必是金碧輝煌的，但不論什麼裝修風格，凝重的氣氛總是如一。侍者個個衣冠楚楚，萬分的周到又客氣。然而正因為過於客氣，讓人愈加不自在。就像凡爾納筆下的守財奴蒂特伯里夫婦，「不敢多說一句話，生怕每個字都要繳納一枚銀幣。」不敢隨便靠着椅背，怕姿勢不雅。餐巾放在腿上，又怕放得不合規制。端起水杯時，不小心碰到叉子，「叮」的一聲響，感覺就像炸彈般響徹雲霄。似乎全餐廳所有人的嘲笑視線全都射過來，臉頓時窘得通紅。

菜終於端來了。有的圓盤子，尺寸不遜於汽車方向盤，卻只有兩條青菜蜷縮在中央，周圍空蕩蕩的。恰如有些可恨的地產商，賣的是居住面積，卻按建築面積來收錢。食材當然都是各種「空運」「有機」「天然」，至於味道，未必驚人，甚至是平淡，冷得沒有鑊氣。但必須表示出好吃而享受的表情。若皺一下眉頭，倒顯得「露怯」，沒見過世面。

一頓飯下來，錢花得肉痛，肚子越吃越餓，緊張得後背濕透。而走到樓下後巷的大排檔，中氣十足地喊一聲「乾炒牛河！」風捲殘雲吃罷，揉揉滾圓的肚皮，恢復了元氣。這種踏實感，是因為源自真實。真實，才是生活的硬道理啊。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會說話的貓

有些真話，不是不能說，而是不能在客廳裏說，尤其是在一個英國鄉間大宅的下午茶場合。在這客廳，人人端着茶杯，交換無害的寒暄，所有秘密本都藏在微笑背後。英國奇才作家沙奇的短篇小說《會說話的貓》，正是從這樣一個優雅又沉悶的場面開始，然後讓一隻貓開口，把整個社交圈嚇得魂飛魄散。

故事中，柯納利斯·亞平宣稱自己完成了一項驚人實驗：他教會了布蓮蕾夫人家的貓托巴莫利說人話。起初，客人們都半信半疑，甚至覺得這只是另一種無聊把戲。可是當托巴莫利真的走進客廳，冷冷地回答主人的提問，大家才發現，問題已經不在於貓會不會說話，而在於牠到底會說些什麼。

這一隻「會說話的貓」不是童話式奇觀。托巴莫利一開口，說出的全是人類背後的閒話、虛偽、算計、不堪；有人來作客，只是為了好食物；有人邀請客人，是想把破舊汽車賣給對方；有人表面端莊，私底下並不那麼清白。

於是，故事中的笑聲變得越來越冷。當一隻貓真正掌握了語言，人類的第一個反應不是驚喜，而是恐懼。會說話的貓叫人發現，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遮掩工具。大家最怕的，不是托巴莫利胡說八道，而是牠說得太準確。

沙奇以托巴莫利每一句幽默諷刺的對白推動情節。牠說一句，人物關係就裂開一點。牠再說一句，客廳裏的禮貌就崩塌一層。好的對白，不只是讓角色把事情講清楚，而是讓人物無法再躲回原來的的位置，更讓故事背後真實展現給讀者。

後來，眾人決定要殺掉托巴莫利，因為牠的存在太危險。對這些人來說，一隻會說真話的貓，比一隻不會捉老鼠的貓更麻煩。會說話的牠不再是寵物，而是一面會走路的鏡子。

故事結尾，托巴莫利死了，但亞平先生後來也在動物園被大象踏死了。沙奇用一種近乎輕描淡寫的殘酷，結束這一場有關語言的實驗。



普通讀者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水質一旦失衡，會泛起泡沫。社會猶如一汪大水，泡沫往往也因失衡而生。而新技術常是造成失衡的重要原因。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互聯網剛興起時，引起投資者的狂熱，新世紀初年便泡沫破滅，財富蒸發。近年來AI狂飆猛進，有人以為股鑒未遠，應當警惕泡沫重演。當然，這些說的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泡沫。

互聯網和AI激盪起許多信息泡沫。互聯網給人提供了便捷的發表平台，可讀的內容像雨後的蘑菇，飛速冒將出來，滋長蔓延。不過，人們很快發現，網上打着「小說」「散文」

周末去戲院看了電影《四渡》。這部講述中國革命史上軍事高光時刻「四渡赤水」的作品，在香港上映前，內地網上已是一片熱議。

關於「四渡赤水」，早在中學歷史課就學過。但實話實說，當年看着課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穿插迂迴的軍事路線圖，我完全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直到多年後，偶然在網上看到一個自媒體視頻，藉着清晰的沙盤地圖與娓娓道來的詳細旁白，我才恍然大悟，驚覺當年「教員」那種牽着敵人鼻子走的指揮之道，簡直是

石黑一雄小說首作《群山淡景》台灣早前推出精裝珍藏版，硬皮包裝，一隻毛茸茸的可愛貓咪，神氣登上封面，美觀亮麗，喚起購買意欲。就在心大心細之間，想到去年「香港亞洲電影節」，我買了其改編電影《群山淡影》的票，但最後不知為了什麼事，失諸交臂；早前該片於香港正式上映，我又遲遲沒有進場，不如先買書看看吧。然而我這個早有書滿之患的「橫讀狂」，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付諸實行。

想不到，三兩天後，那夜百無聊賴，看到案頭的《群山淡景》，抱着

由康文署與志蓮淨苑合辦的「萬古長新——中國當代刺繡繡絲精品展」，七月一日起在南蓮園池香海軒揭幕，展期一年，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展覽精選三十餘件蘇州刺繡與繡絲作品，讓市民得以近距離欣賞這兩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

刺繡與繡絲均以蠶絲為原料，是中國絲綢文化中的經典瑰寶。蘇繡歷史逾千年，與湘繡、粵繡、蜀繡並稱「四大名繡」，以「平、齊、細、密、勻、順、和、光」八字訣為技藝標準，講究「和色無跡、均勻熨

霸氣萌猴——皇帝狨猴

一隻捧着黃瓜認真啃食的小猴子，圓滾滾的大眼睛、靈巧的小爪子，加上毛茸茸的外表，讓人忍不住直呼可愛。然而，牠卻有一個十分霸氣的名字——皇帝狨猴（Emperor Tamarin）。

皇帝狨猴得名源於其成年後嘴邊那兩撮長潔白的鬚鬚。十九世紀，科學家首次發現這種猴子時，認為牠們的鬚子酷似德國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標誌性的八字鬚，原本只是研究人員之間的一個玩笑，沒想到最後竟成了正式名稱。

別看名字威風，皇帝狨猴其實是靈長類中的「迷你代表」。成年個體的體長僅約二十至二十六厘米，體重通常只有三百至五百克。牠們動作敏捷，善於在樹枝間跳躍穿梭，長長的尾巴則幫助保持平衡，彷彿雨林中的小小特技演員。

除了外形討喜，皇帝狨猴的家庭生活也十分有趣，堪稱靈長類中的「模範育兒團隊」。幼猴出生

「詩歌」等名義的文字是否具有文學意義上的「可讀性」，還須打上一個問號。AI把這種情況繼續向前推進，把泡沫從文學作品推進到學術作品。

美國《組織科學》的一份報告說，自二〇二二年十一月ChatGPT首次公開發布以來，投稿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溯源檢測表明，這部分增量主要來自於AI參與寫作。意大利和瑞士的學者分別預測，政治科學、心理學期刊的投稿量將大幅增長。這幾個學科都非我專業，但從我有限的閱讀感受而言，人文社科的不

一門藝術。

要真正看懂這門指揮藝術，觀眾必須抽離出來。將崇山峻嶺、大江大河、敵我雙方的兵力調動化作一個巨大的沙盤，以類似「上帝視角」的高度去俯瞰全局。然而，《四渡》的主創團隊顯然有着商業電影的焦慮——他們認定，觀眾在戲院的兩個小時裏，絕對無法忍受缺乏視覺刺激的平鋪直敘。

於是，電影在情節與畫面上都煞費苦心，將大量篇幅和鏡頭分給了前線的指戰員，設計了大小不一、形式

「但看無妨」的心態，翻開第一頁，然後是第二頁、第三頁，最後在一夕間把書讀完。一頭栽進閱讀世界，真是美好的事。

翌日途經百老匯電影中心，好奇有什麼戲上映，殊不知《群山淡影》還沒落畫，而且下一場剛好就在半小時後放映，如此機緣巧合，實在找不到不看的理由，機不可失了。又一次的書迷兼影迷奇遇記。

石川慶執導的《群山淡影》，有忠於原著的精神，故事軌跡、人物發展大致相同。悦子的混血女兒妮姬，回老家探望母親，通過她對悦子的訪



貼」，繡工可將一根絲線剪成數十份，線頭線結藏得無影無蹤。繡絲則起源於隋唐時期，被譽為「織中之聖」。

後，不只是媽媽負責照顧，爸爸往往承擔起背着幼猴四處活動的重任，哥哥姐姐及其他成員也會輪流幫忙照看。

正因為外形可愛、性格溫順，皇帝狨猴近年來成為非法寵物市場的目標。不少人私自捕捉、販售，導致野外族群面臨壓力。目前，由於亞馬遜雨林砍伐與寵物貿易，部分地區族群仍面臨生存壓力。

可愛從來不是被佔有的理由。真正喜歡皇帝狨猴，不應把牠關進家中的籠子，而是讓牠繼續自由生活在亞馬遜雨林，與家族成員一起穿梭枝頭。當我們學會尊重野生動物的生活方式，才能讓這位留着「皇帝鬚子」的小精靈，繼續在森林裏展現屬於牠的獨特魅力。



萌寵集

煒仔

逢周五見報

反思AI泡沫

同學科之中，散發着濃濃AI味兒的所謂「論文」都在變多。於是，本該閃爍在紙葉間的獨見新知，被疊成巨山的泡沫深深掩埋，至於思想碰撞和啟迪更無從說起了。學者插上了AI的翅膀，學術產量大增，借助AI工具，幾十分鐘，一篇體例完備的「論文」便光鮮出爐了，質量卻得不到保證。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驗之以今日AI給人們帶來的困擾，只用「利」這一個維度來評估「器」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人與器的匹配度。鋒利的菜刀如果交到笨拙

商業元素

各異的激烈戰鬥戲。我並非認為前線將士不勇猛，先輩們的信仰與勇氣早已鑄在歷史碑文上，無須刻意用大銀幕的炮火時長來證明。而且，就「四渡赤水」這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而言，它最耀眼的高光，我覺得本該在統帥那運籌帷幄的營帳之中，而非單純的戰場廝殺。

我完全理解主創想兼顧視覺衝擊與歷史敘事的初衷。但從實際觀影效果來看，這種處理恐落得兩頭不討好。與我同行的朋友對這段歷史毫不了解，她看完電影後，依然滿頭霧

雨霧裏的淡景

問跟閒聊，勾起後者當年長崎生活的種種回憶。電影還為妮姬填上更多色彩，譬如她的工作、愛情，還有對自殺的同母異父姊姊景子的印象。原著則以悦子為主視點，對妮姬着墨不多。

該片也把二戰原爆後長崎倖存者的陰霾突顯出來，譬如萬里子的手肘有明顯傷疤；悦子也質問丈夫，如果自己受輻射感染，還會娶她嗎？小說把悦子和佐知子的身影，隱晦重疊又分離，電影末段則把微妙處說穿，佐知子就是悦子，萬里子就是景子。還是文字裏的留白和含蓄，迸發想像，

蘇繡佛像

是次展覽重點展出蘇繡工藝美術師張美芳攜七位繡娘歷時兩年創作的《阿彌陀佛與二十五菩薩來迎圖》（附圖）。作品運用三百餘色繡線、十多種針法，以針代筆、以線潤色，在絹布之上重現佛經畫卷。創作過程中，團隊

不斷嘗試新技藝，突破傳統手法，以至數次不惜全部拆掉重來。主辦方鑒定後認為其「堪稱傳世之作」。展場亦陳列多幀繡絲佛像作品，色澤華麗

DSE放榜，朋友們討論其中一人的乾兒子可以按成績選哪個學系，才有較大機會升讀心儀的大學。該考生成績不俗，但有些科目未能如願獲最高評級「5**」，所以朋友認為升讀「神科」是不可能的了，應退而求其次。聽到「神科」二字，我覺得挺逗趣的，其用字的精煉，着實遠勝從前人愛用的形容詞「熱門」。「神科」，有至高無上、難以觸摸、讓人敬畏的意思，就如大學收生名額最少而且門檻最高的科目，不單受歡迎，更必須成績優異才有資格報讀。

討論之際，有人提出「神科」常有，卻不是每個都可以如醫科和法律般歷久常「神」。時代不斷變化，曾經「封神」的，很可能有一天會成為大眾選擇，跌下「神壇」。例如上世紀筆者求學的年代，新聞傳理系的收生標準出名嚴格，必須中英兩科達最高分數級別才有望得到面試機會，因此成功者

的廚子手中，不僅無助於烹製佳餚，反而增加了自傷的可能。同樣，把AI盲目用於信息生產，只能推高泡沫。而戳破泡沫的方法不是放棄AI，而是提高運用AI的能力，就像給烈馬套上繮繩，使其按照使用者的真實意圖馳騁。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雜果賓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都是精英，志願多是成為新聞編輯或主播。時至今天，傳媒已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加上資訊發布形式的轉變，非新聞系出身的，也有許多渠道成為傳媒工作者，學系的「神程度」已不復當年。如果再說筆者老師那輩，商學院更曾被視為市僧選擇，因為那時認為應選修文史哲科目才能反映青年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抱負與承擔。這種觀念，在我讀大學時已不復存在，因為許多精英都想進商學院，將來在商界大展拳腳，所以「工商管理」就成了當時的「神科」。其實「神科」與否，從來都只是人云亦云而來的看法和價值，如盲目追求，甚至要為此埋沒個人的興趣和才能，就不是「神級」的選擇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